

胡 芳 著

甘 丽

越南外文出版社

1969·河内

甘 麗

胡 芳 著

越南外文出版社

1969·河內

出版者的話

越南民族在自己的四千年历史中曾經写下許許多多可歌可泣的反外侵的篇章。因此，今天来自太平洋彼岸的庞大物美帝国主义越来越深地淹沒在越南南方人民战争的火海中是不足为奇的。

为了跟美国侵略者成百万吨的鋼鉄較量，越南南方人民紧握着一种无敌的武器，那就是真正爱祖国、爱自由、爱独立的丹心，那就是几千年来祖先遺留下来的战胜外国侵略者的传统。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綫正确的英明的领导，栽培出了数以十万計的革命英雄主义的花朵——战斗模范英雄。

甘丽，是个二十四岁的健美的姑娘，越南南方承天省巴哥族人，优秀的游击队指揮員。她在指揮作战中机智、勇敢、果断；在平时，她忘我地为大家，爱护战友和同志象骨肉之亲。越南南方人民解放武装力量第二次英模勇士大会（一九六七年）曾授予她战斗英雄的称号。

由于参加革命，这位年輕的巴哥族姑娘，还給自己爭回了真正的爱情和幸福。这位女英雄的生活，点綴着許多革命浪漫主义的抒情色彩。

作家胡芳以忠实而富于抒情的笔触，以长山山脉一个瑰丽宏伟的山区为衬托，生动地描繪了甘丽的形象和由她领导的勇敢的游击队集体。这是《甘丽》（人民軍队出版社一九六八年出版）得到越南南北两区讀者欢迎的原因。

我們特向中国讀者郑重推荐《甘丽》这部作品。

越南外文出版社

1969年，河内

甘 丽

越南外文出版社出版

越南外文印刷厂印刷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出版者的話

越南民族在自己的四千年历史中曾經写下許許多多可歌可泣的反外侵的篇章。因此，今天来自太平洋彼岸的龐然大物美帝国主义越来越深地淹沒在越南南方人民战争的火海中是不足为奇的。

为了跟美国侵略者成百万吨的鋼鉄較量，越南南方人民紧握着一种无敌的武器，那就是真正爱祖国、爱自由、爱独立的丹心，那就是几千年来祖先遺留下来的战胜外国侵略者的传统。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綫正确的英明的领导，栽培出了数以十万計的革命英雄主义的花朵——战斗模范英雄。

甘丽，是个二十四岁的健美的姑娘，越南南方承天省巴哥族人，优秀的游击队指揮員。她在指揮作战中机智、勇敢、果断；在平时，她忘我地为大家，爱护战友和同志象骨肉之亲。越南南方人民解放武装力量第二次英模勇士大会（一九六七年）曾授予她战斗英雄的称号。

由于参加革命，这位年輕的巴哥族姑娘，还給自己爭回了真正的爱情和幸福。这位女英雄的生活，点綴着許多革命浪漫主义的抒情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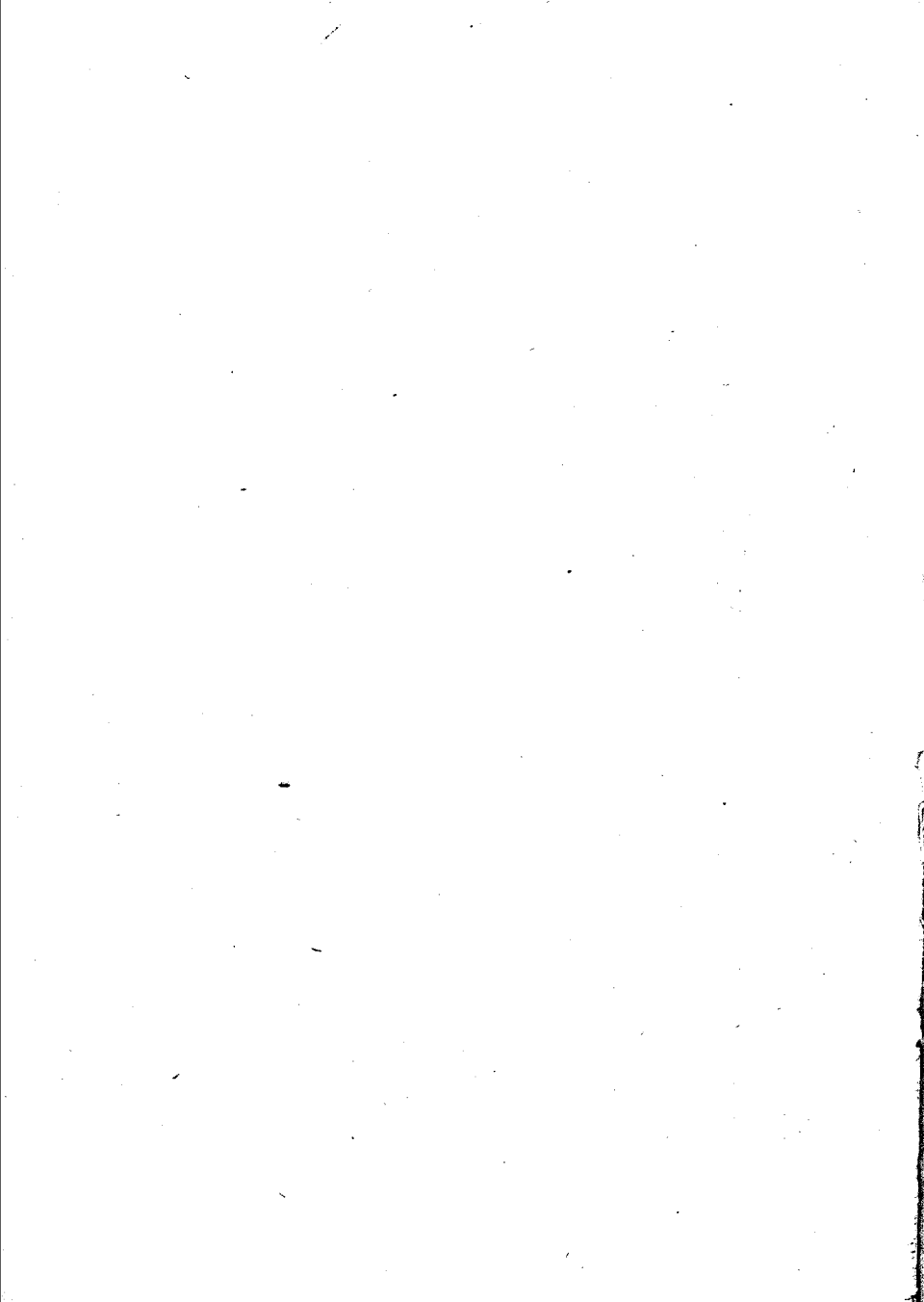
作家胡芳以忠实而富于抒情的笔触，以长山山脉一个瑰丽宏伟的山区为衬托，生动地描繪了甘丽的形象和由她领导的勇敢的游击队集体。这是《甘丽》（人民軍队出版社一九六八年出版）得到越南南北两区讀者欢迎的原因。

我們特向中国讀者郑重推荐《甘丽》这部作品。

越南外文出版社

1969年，河内







—

噹噹噹！噹噹噹！

.....

警报的鑼声三下一陣地震响着，搖撼整个黎麓村的山林。打鑼的是个青年，裸着上身，打丁字带，头发密而硬。他又开腿，站在公房的凉台上，手拿大槌，对准挂在屋头一根梁上的大銅鑼的脐心不断地敲击着。他脸上的肌肉似乎也随着振蕩的鑼声颤

动。眼睛时而望向毒箭筒上斜靠着的路，时而望向村中央的革命粮庫[⊖]和一排排高脚屋。黎麓村的乡亲们有的背着粮庫的粮食，有的背着衣服、木薯、大米，急急

⊖ 在承天省西面和南方山区的許多地方，羣众設立革命粮庫，自願捐獻粮食供給干部和解放軍部队。——原註

忙忙地跑向树林。小伙子們背着沉甸甸的大藤背兜，大姑娘們也不甘示弱，她們的背兜重得除了两条肩带，还得加上一条額带，使她們戴滿銀項圈的渾圓的脖子象雕塑一样僵直。

全村一片喧闹。这时候，从阿累据点延伸发射的大炮声越来越近，听来好象敌人已涌过外边的阿宁村了。有时，透过风声，似乎还可隐隐听到“达达达”、“咯咯咯”的机枪声。黎麓村民們更加心急如焚。可以說，自从巴哥族①人踏上波凌河畔和高耸云天的德朗爱山麓以来，世世代代都不曾听到过这么多的枪炮声。过去，法国鬼子也有大炮，但架在远远的平原地区的順化市。誰为了换盐到奥奥坡去才隱約听见一两声“轰隆”。如今，狠毒的美吳②的铁蹄竟然踏上了这个长山山脉，在阿累設据点，把大炮也运来——它們的蜻蜓③輕飘飘地啣着大炮，从天上投下来。此刻，大炮就要把火噴在咱們的头上！干部說对了：美吳不愿让越南人，包括巴哥族，京族，达威族，依第族，巴拿族等族人民得到解放！干部曾經估計过：黎麓村和阿宁村不要美吳，却要成立陣綫④，所以美吳断絕了盐巴、山刀、斧头的供应，日后

① 居住在广治、承天两省西面的属于达威族系的一个少数民族。——原註

② 这里的羣众把美伪統称为美吳（庭艳）。——譯者註

③ 指直升飞机。——譯者註

④ 指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綫委员会。——譯者註

他們还可能打上来“扫荡”哩，必須做好准备。如今，美吳真的打来了！……

一个身体胖胖、也光着上身、打着丁字带的小伙子，背着一大藤背兜谷子从粮庫跑到树林，然后匆忙往回跑。他在村中央遇见了一个額头寬闊、两眼炯炯有光、手拿一根用蘿奥竹削成的梭标的老人，这是一九六一年成立的村民族解放陣綫委员会主席昆奎。小伙子名叫固协，是黎麓村革命觉悟最早的人。他問老人道：

“昆奎！你看老人和小孩都跑进树林了沒有？”

“都跑去了！只剩身体棒的男女青年罢了！”

“哎——！干部早給出主意了，就是我們黎麓人太麻痺！現在該怎么办呢？”固协搖着头，喃喃地說着，象在責备自己：“革命粮庫本来早該分散啦。目下得想办法組織羣众轉移，不然他們乱跑一通，日后不易找回来呀！”

大炮声又沉重地传来。他們两人脚下的土地似乎也震动起来。固协皺蹙着浓眉，思考片刻，手一劈說：

“怕来不及了！現在我看得这样办：首先搶救粮庫！你是主席，你向乡亲们說吧！”

“对，你說对了我的心意啦！”

老人說着，輕捷地纵身一跳，跃上公房的凉台，雷鳴般地嚷道：

“喂，子孙們！乡亲们！請听着：美吳已經来得很近了！應該羣策羣力先搶救革命粮庫，放下自己的銅鑼[⊖]、銀元。先給革命背谷子，革命需要谷子。革命胜

⊖ 指常用作财产的小銅鑼。——原註

利了，咱們巴哥人才保得住銅鑼、銀元、子女。保得住祖墳、國土……听清楚了嗎？”

羣眾鴉雀無聲地立着，直到听见“听清楚了嗎？”才一齐发出震天的呼声，随后象一羣蜂四下散开了。人們把装着自家的谷子、衣服、銀元、大米、斧頭、山刀等的背兜都留在高脚屋下或者星星散散的放在从村子进山的路上。

可也来不及了！革命的谷子還沒完全背进山，一顆大炮弹就撕裂天空，在村頭轰的一声爆炸了。火光一閃，硝烟滾滾。接着，又五六顆炮弹霹雷一般相继爆炸。

固協怒不可遏，毒罵一声，高声嚷道：

“昆奎！快叫乡亲们往山上撤！”

……不一会儿，黎麓村已杳无人影，只剩下盖着茅草的高高的公房以及长长的高脚屋。高脚屋下、路面上乱七八糟地丢着装谷子、大米、木薯、斧頭、山刀的大背兜。村庄一片死寂。突然，一陣猛风刮来，把干树叶吹得乱飞，卷走掉在地上的衣裙。

不久，村頭响起了密集的机枪声，阿累据点的別动連开始进村了。他們个个面目猙獰，头戴斑紋便帽，身穿紧身衣服，使手脚变得特別細长，看起来，那些胖子更肥胖，那些瘦子更瘦削，有如会活动的骷髏。他們大多配备自动步枪，边走边胡乱扫射，见什么打什么：公房、粮庫、高脚屋、樹丛，甚至路旁的大石头……

在村后灌木丛生的山腰上，固協、昆奎和一些男女青年望向村中，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强盜們的每一行动。蓦地一个姑娘惊叫起来：

“他們放火啦！”

革命糧庫屋頂上閃着一星火光，霎眼間，升起一股火焰，迅速蔓延。強盜們同時点火焚燒全村的屋子。凶猛的火舌趁着風勢吞沒了一切，發出狂吼似的聲音。在这片火海里，紅色、黑色、橙黃色的煙霧滾滾騰騰。竹子的爆破聲連綿不絕，和槍聲響成一片。敵人繼續射擊，爭着破壞。有的舉槍對着正在燃燒的高腳屋連連掃射，有的大叫大嚷，追趕着奪欄而出驚慌逃跑的豬，有的叉着腿射擊跑向波凌河邊的水牛羣，有的翻尋背兜，抽出一串串的銀元和一對對閃亮的銀鐲……

“黎簾叫他們全給破壞了！”昆奎大爺咯咯地咬着牙，大嚷起來。

“黎簾叫他們全給破壞了！”站在老人身旁的青年們也悲憤地嚷道。他們的眼睛充滿了血絲。

只有固協依旧默然呆立，厚嘴唇緊緊閉住，雙眼睜得大大的，低低的額頭滲着汗珠。聽到老人和青年們撕裂肝腸的喊聲，他向他們微微斜視了一下，眼角閃着鋒利的憤怒的光。好一陣，他才轉過臉來：

“現在得派人去跟阿威^①的自衛組聯系，讓他們回來打村里的匪徒！”

聲音似乎是从他那兩排沒有按照旧風俗被銼短^②的大而堅實的牙齒間擠出來的。

① 阿威是巴哥族人，承天省西面游擊戰士，南方解放軍戰鬥英雄。——原註

② 按旧風俗，巴哥族人一律要把牙齒銼至牙齦。男子不銼牙娶不到妻子，女子不銼牙嫁不到丈夫。——原註

“对！固协說对了我的心意啦！”昆奎吆喝似的大声說着。这是他同固协討論問題后常說的一句話。

“青年人誰自告奋勇去跟阿威的自卫組联系？”

固协看着青年們 脸上的神情漸漸 緩和了。这时，村里又响起密集的机枪声，突然一顆迫击炮弹落在距固协他們站的地方不过一鏢程① 的地方轰的一声爆炸了。树枝 咔嚓 咔嚓 地断落下来，焦臭的火药味直冲鼻孔。

“沉着！”固协說，“誰去？”

众人正在議論紛紛，蓦地响起一个姑娘干脆的声音：

“我去！”

固协睜大双眼，咀巴略略张开，既惊愕又高兴：

“甘② 丽嗎？”

甘丽大約十七造稻子③，身子結实，臉孔渾圓，眼睛細长晶莹，稍凹的下巴頗为耐看，一双薄咀唇随时爱說爱笑。这张面孔流露着一种明快、天真、伶俐、大方的神情。她下身穿着有紅色橫間条的紧身黑裙，上身穿着也有紅間条的短袖黑衫，裸露着晒得黝黑的圓潤的双臂。

“我去！”

“我也去！”

① 每鏢程約五十米。——原註

② 巴哥族人习惯在妇女名前冠以甘字，未婚男人名前冠以固字或戈字，已婚男人或老人名前冠以昆字。——原註

③ 巴哥族人按种稻的造次計算年齡，每年一造，一造为一岁。——原註

固协未及对甘丽说什么，又有两个男青年很快举起手。一看原来是戈嘎和戈哈。戈嘎大约十九、二十造稻子，身体壮健、匀称，脸孔俊秀，双眼明澈，齐整的双眉黑得发亮，是黎麓村最漂亮的小伙子。戈哈的年龄跟戈嘎相仿，但比后者低矮得多，肤色黝黑，头发短而卷曲，什么时候都默默若有所思、郁郁寡欢。

固协欣喜地睁大眼睛打量着这两个小伙子，他知道他们都很勇敢，对革命工作是兢兢业业的，但还是指向甘丽：

“就让甘丽去吧！她先举手。”

“好！我这就去！”甘丽几乎是欢叫起来，脸色飞红，紧紧闭住嘴唇，象是要掩藏一丝欢乐的笑容。

“你要寻路绕过村子，小心碰着美吴，他们可能分驻在从阿宁通往我们村的路上。”固协吩咐道。

“我可不怕！”甘丽说。

“好，去吧！多加小心。一定要找到阿威他们，让他们回来，记住了吗？”

“记住了！”

甘丽掠了掠两边不甘贴服的鬃发，象只小鸟般忒儿的一声飞跑了。固协望着她的背影，宽嘴巴绽开了一朵浅笑。还在黎麓村闹革命之初，他就认识甘丽了。她是村人民革命青年团的第一个女团员，也是自告奋勇给自卫组当联络员的第一个姑娘。她敢于反对巴哥族的旧风俗：把妇女当作家中的奴隶，一辈子象牛马般干活，出门不得抬头……

甘丽的远房叔父昆奎也用充满疼爱的眼光望着甘丽的背影。前几年，甘丽的父亲病死后，他便义不容辞地负起教育甘丽的责任。甘丽的父亲生前热爱自由，⁵勇敢，是个种山田的老把式，性好喝酒，几乎整天沉醉。过去还没闹革命的时候，每当巴哥人和巴喜人或者黎麓村同阿宁、阿德村发生纠纷，他都提着梭标跟一些村民一起同对方厮杀。他怒吼着：“巴哥人决不会输！巴哥人决不受辱！”甘丽虽是女儿，但父亲最为疼爱。他常说：“小丽的性格很象我，胆子大，性情刚直，只爱做好事……”黎麓村闹革命时，甘丽比父亲先觉悟。每次女儿到树林里的秘密窝棚去开会，他都提着梭标到林口去接。饭开出来了，女儿还没回来，他说什么也不肯先吃。昆奎很高兴地发现甘丽确实有着父亲的很多美德，并且她懂得把这些美德为革命服务，而不象当年她那个性格刚强但头脑落后的父亲那样用于无谓的厮杀中。